

# 出轨



CHUGUI

翹 楚◎著

再忠心的男人，也可能擦枪走火，不小心走神  
再刻骨铭心的爱情，也会让时光磨砺成温吞的亲情



# 出轨

CHUGUI

翘楚◎著

再忠心的男人，也可能擦枪走火，不小心走神  
再刻骨铭心的爱情，也会让时光磨砺成温吞的亲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轨 / 翘楚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 3

ISBN 978-7-5125-0012-9

I. ①出… II. ①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7368 号

## 出 轨

作 者 翘 楚  
责任编辑 李 璞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 960 16 开  
17.5 印张 2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012-9  
定 价 26.8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84257656  
E-mail: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再忠心的男人，也可能擦枪走火不小心走神；

再刻骨铭心的爱情，也会让时光磨砺成温吞的亲情；

揭秘一个 70 后男人如何因为爱情，一步步把情人变成妻子，又如何因为亲情，一步步把前妻变成情人？

同时也给一心扑在老公身上、以老公的一切为己任，以为爱过结过就万无一失了的小女人们提个醒——可以偶尔动个心，但是不可以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两个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锲而不舍苦心经营的妻子们和丈夫们。

## 1

两人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孩子突然醒了。这是陶曼和赵江平结婚第七个年头发生的最令人沮丧的事之一。

“可能要尿尿。”陶曼马上清醒过来说。

“刚才你应该把她一下。”赵江平一边拉起毛巾被围在腰际一边不无埋怨地坐了起来。

“你赖我？”陶曼披散着头发小声质问，“我说到隔壁房间是谁迫不及待的？”

赵江平抱起孩子对着床边一个敞口的垃圾桶嘘着，孩子尿了起来，他泄气地咕哝着：“唉，这什么日子！”

“你哄她睡，我在隔壁等你，当着孩子的面我觉得不太好，医学表明小孩子在睡梦中也有学习的能力。”

陶曼光着身子，小鹿一样轻盈地闪出去了。一个还算漂亮的成熟女人的裸体当然能引起一些反响。赵江平鼓起信心，努力把孩子重新哄睡着，然后兴致勃勃地想要接着再来的时候，他生气地发现，陶曼已经搂着他的枕头睡着了，无论他怎么挑逗她也不肯醒。

当然了，城市妇女，第二天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去做，谁也不可能无休止地把时间用在男欢女爱上，那样未免太奢侈太腐化了。可是，这就有了问题，此时热情高涨的这个男人该怎么办呢？这是陶曼和赵江平结婚第七个年头最令人沮丧的事之二。

婚前两人其实已经有了扯不清的关系，绝对不是思想开放，只是水

到渠成的结果。那时候陶曼的家里对他们俩的事反对得厉害，害得两个人见面都得东躲西藏的，因此见面的时光就显得异常珍贵，珍贵到不办点实事就感觉对不起见面的地步。

从本质上来说，陶曼是个传统的女性，如果不发生恋爱受挫事件，她不可能允许自己发生婚前性行为。之所以说她传统也是有原因的，婚后一年之久，她都对最传统体位之外的一切新形式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不传统不可能这样。这一方面使赵江平对她的品性有了充足的自信；另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却变得苦恼重重。毕竟跟同一个人同一个地方无数次地重复同一件事是有点枯燥，这从科学上是讲得通的。这一点陶曼自己也承认，因此在同一个人同一个地方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只能在这同一件事上做文章了。

有一次赵江平终于勾起了陶曼的好奇心，让她答应跟自己一起看一看毛片，学习学习新的思想新的生活理念，赵江平对那一次的行为是非常慎重非常认真的，他认为这是改变她观念的关键。毕竟她同意生活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说法了，而且还同意跟老公一起看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这就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事后赵江平承认是自己过于冒进了，不应该一开始就让她看太实质的东西，应该先从三级片开始的。因为刚看了一眼陶曼就尖叫一声捂着脸逃之夭夭，这起了反作用的毛片让赵江平背了足有半年“流氓”的名衔。

但是之后，陶曼倒是有选择地接纳了一些新花样。按她的话说：“这不是妥协，是为了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让你心服口服地承认，除了坚持传统，没有其他任何方式会更适合咱们！”但这话赵江平却不愿苟同。因此过一段传统的日子，她就允许他非传统一次。碰巧这正是赵江平盼望的那一次，这是赵江平个人结婚第七个年头最令人沮丧的事之三。

一切热烈的幻想破灭之后，赵江平只能自力更生了。没想到这时候陶曼却突然醒了，她责怪地看了他一眼，生气地说：“你能不能不在我身边这样？过分！”

半途而废的沮丧和被人盯着的羞愧不禁使赵江平怒向胆边生，他忍

不住冲这个不讲理的泼妇嚷道：“不尽做老婆的义务还不允许别人自给自足？你他妈才过分呢！”说罢，他气哼哼地双手抱臂，猛一翻身背对着陶曼。

这一下陶曼倒被他震住了。她看了一眼老公肌肉结实的身体，忍不住笑了起来。她抱歉地从身后搂住他，柔声说：“怎么了？还真生气了？我不是不让你那样，可是你想想，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躺在身边，你那样我心里怎么想？”

对于陶曼，这已经是让步的表示了，可接连好几次的情绪打击，使赵江平早已没了兴致。他仍然不高兴地耸动了一下肩膀，把陶曼热乎乎的手臂抖开，说：“得了得了，睡觉吧。”

陶曼也觉得无趣，又觉得委屈，赌气推了他一把，也背转身睡了。其实两个人谁都没有睡着，这时候无论哪一方先采取怀柔一点的行动，都可能马上将尴尬化解于无形，可谁都又不想再厚着脸皮走那一步。所以就僵持着，僵持着僵持着两人就带着问题不了了之了。

天亮了，大家各自起床，按照自己在婚姻中所分配的角色，做各自该做的部分：女的给孩子穿衣准备送去姥姥家，男的热牛奶面包抽空进卫生间大便。话还是说、事儿还是做，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谁心里对对方都略约觉得失望，进而也有些自责。

无论当初多么热烈、多么恩爱、经过多少挫折和磨难的爱情，也不一定就万无一失。敢于承认这一点的人是明智的。问题就在于，身在其中，你或许根本意识不到，什么时候你的婚姻就出了问题，因为这不是一天两天决定的，也不是一件事两件事决定的。可能每一天、每件事都是原因，可能每一天、每件事都是结果。

陶曼是京城某医院急诊室的一名外科医生。作为医生，她跟其他所有的医生一样实行轮班，比如在急诊室待一年半，在住院处待一年半，然后再到门诊去待个一年半的。大学毕业时她 22，就这样在几个部门各待了一遍之后，她就将近 30 了。之后怀孕一年，生孩子养孩子忙忙乱乱又是一年，一年一年下来，赵江平评了副研评正研，最后成了

他所在研究所最年轻的一名研究室主任。陶曼觉得这简直比自己当了主任还让她高兴。

她那么起劲地整天在厨房忙活，还没下班就已精心想好了菜谱，盼着立刻回家将菜谱付诸实施，她脑中甚至已经出现当菜做好上桌赵江平和女儿淘淘惊叹着围过去的情形，一想到这情形，她的心里不由得一阵感动。陶曼做菜很有一套，她好像天生就无师自通，多难做的菜，只要她吃过一遍或者看过菜谱，马上就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一道色香味堪称上品的精美佳肴来，为此赵江平没少夸她，也没少把同事朋友请到家里来分享老婆的杰作。为此陶曼常常不免得意自己在厨房里的成就，对于个人事业上的停步不前反而没那么在意了。

陶曼看看表，还有半小时才下班，不由一阵心烦，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不是说下午新外科主任要来吗？怎么还没人来叫开会？正胡思乱想着，一个护士推门进来叫她去开会。陶曼马上站了起来，又担心不知道这会要开多长时间，要是耽误了回家做饭可真是太讨厌了。可更讨厌的事来了，有急诊！有急诊就意味着一切的一切都要泡汤了。她在走也急诊室迎接病人时候打开手机通知赵江平去接孩子，然后就匆匆挂了电话。她的注意力全在迎面而来的急救车和电话上，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个气质不错的中年女人也迅速地走了过来。

陶曼像往常遇到这情况一样迅速地问诊，然后很快得出了基本结论，可是她的结论一说出口就被那个气质不错的中年女人打断了，女人口气相当武断地说她的结论有问题，然后说出了自己的结论。陶曼从来也没有被人这么直白地纠正过，而且又当着几个护士的面，不免有些恼怒，不由抵触地问：“你是干什么的？”

女人平静地看了看陶曼，什么也没说便转身离开了。

这件事使陶曼心情很不愉快，但是等病人的核磁片子出来以后，她吃惊地发现那个人对了。这一发现让陶曼坐立不安，她知道医生这个职业非同其他，在关键时候，一个精确的诊断可以迅速地将一条生命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尤其是脑部疾病，更是牵一发动全身，丝毫马虎不得。陶曼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羞耻感促使她立刻钻进医院图书室，可是一



进去她就又看到了那个女人。

女人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在翻，看到陶曼便拿着手走过来往她面前一放，问：“怎么样？CT结果出来了？”

陶曼觉得她问得有些故意，便成心说自己的结论是对的。

女人充满迷惑的表情让陶曼觉得分外解气。她什么也没说就走出去了。陶曼发现桌上放的那本书正是她要找的，她扭头看着那女人走出的背影，心里多少有些愧疚，于是她拿起那本书翻到要找的那一页，她惊讶地发现那页里夹着一枚书签，敢情这是那人为自己拿的书，书签是她夹进去的。这不禁让陶曼倒吸一口冷气，忍不住想，她究竟是谁？

事后陶曼才后悔不迭，那个人，竟然是医院脑外科新来的主任，被誉为省脑外科第一把刀的神医李冰。因为这件事，陶曼给李冰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以至于有好一段时间李冰连正眼也不看她。迟到早退，对别人李冰会睁只眼闭只眼，对她绝对是重罚。李冰接手神外科的头两个月，陶曼拿的奖金是工作若干年来最少的。更严重的结果是，这一年的先进她不仅没捞着，连论资排辈等候多年本该到手的副高职称也没有拿到。

陶曼气不过，带着一股豁出去的冲动质问李冰，凭什么自己不能副高？李冰简短地说就凭她的学历没有那个博士高。

李冰一语击中陶曼的要害。陶曼大败而回，不禁又羞又恼。之后她对这个整天板着脸心狠手辣的女人又气又恨。她觉得自己在这个人的手下，应该没有什么出头之日了。

陶曼和赵江平曾经是大学同学，本科毕业之后，赵江平又读完了硕博连读了五年，之后还做了两年博士后。经过若干年的相知相爱和风风雨雨，好不容易才组成了一个家，并且已经有了一个五岁的非常聪明非常可爱的女儿。

本科读完之后陶曼本来想要接着读研的，可当时赵江平也打算读研，两个人已经成了家，家里的经济情况根本不允许两个人同时上学，更主要的是如果她上班，她们医院就会分给她一间12平米的单人宿舍，

这间单人宿舍对两人来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这就意味着两人再也不用插缝偷情了。没有经历的人是体会不到其中的辛酸和无奈的。

那时候两个人亲密从来不用床，因为宿舍里到处都是床，高低上下、前后左右，可就是没有一张双人的；而且时间太短，舍友随时都可能闯入，你搞不清什么时候会突然传来敲门或开门声，以至于赵江平养成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独门绝技，一有动静，所有痕迹能在半分钟之内绝对抹平，只有一次……这种经历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这件事足以让陶曼脸红一辈子。就为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陶曼断然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机会。

为什么突然说起读不读研这件事了呢？因为，现在，陶曼为没有读研后悔了！她开始不自信了，以前她也不自信过，但从没一次像今天这样来得这么强烈，她感觉到自己作为医生经验的不足、知识掌握得不全面，也许这一切跟读不读博并没有太大的联系，但是一想到如果读过博士的话，可以理论上不让李冰那么轻视，不让她那么盛气凌人！一想到这个她从心底里感到羞愧和耻辱！

她想来想去觉得自己是为赵江平牺牲了，她觉得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她是为了迎合赵江平才这么做的，因为结婚的头几年她像所有年轻的少妇一样，对那件事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她所感兴趣的是他的温柔的前奏，她常常怀着一种感动的心迎合他的喜好，而他又因为她的迎合而对更加温柔，如此而已。所以其实那个房子对她来说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但是对赵江平不同。

——很快她就觉得这么想有点不对，实事求是地说，在有安全感的情况下，她对那件事的兴趣一直在成几何倍地增加。

但无论怎么说，她心里都感到很沮丧。她想，是不是应该读研？

但是，实施这个决定并不容易。这一点陶曼心里很清楚。这就意味着她在35岁的年纪要重新拿起课本，加入那些几乎全部由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垄断的考研队伍，且不说自己还有没有这个实力；它主要还意味着，自己要打乱若干年来在家庭活动中原本有序的分工。

比如从结婚开始，她一直承担做饭的义务，赵江平偶尔会洗个碗。

洗衣打扫则全部都是她的，赵江平会偶尔一边看电视一边陪她坐着看她干这些。还比如，在有了孩子以后，孩子的吃喝拉撒换洗梳理，全部是她的，赵江平会偶尔陪孩子做个游戏。因为家就在赵江平工作的单位院内，所以早晨上班她得把孩子开车送到自己的妈妈家，晚上下班再把孩子接回来。这就是说，从接回来开始，一直到孩子睡着，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的。而这绝对就是若干年来她事业上没什么起步的直接原因。

现在原因就不去追究它了，结果已经这样了。重要的是如何改变现在这样的结果？如果要加入考研大军，她就没有时间做饭，那么一家人吃饭怎么办？如果要加入考研大军，她就没有时间做清洁管理孩子，那么谁来做清洁？孩子接回来以后谁去陪她玩？如果家很乱、孩子很闹，她还能不能专心复习？

陶曼越想越苦恼，这才发现自己早已过了无忧无虑、想做什么都是一个创意就能实施的年纪了。在没有跟赵江平透露自己的想法以前，她先争取了一下自己父母的看法。没想到父母亲一听她的想法都非常支持她，马上答应帮她带孩子。陶曼的心一下就放宽了许多。她想只要孩子的问题解决了，饭可以在食堂吃，反正赵江平他们单位有职工食堂，再说家附近也有许多小餐馆；家务劳动可以请小时工来干。在所有的问題都得到落实之后，她的心豁然开朗。她想，只要说服赵江平接受这个事实就万事大吉。

于是当晚，她早早回家买了菜做好饭等赵江平回家，可是赵江平在她做好了饭之后才打电话回来，说他有饭局，不回来吃了。所有的努力都泡了汤！他不回来吃饭就意味着他要出去应酬，应酬势必喝酒，喝酒势必糊涂，还不定他几点能到家。这还谈什么？

陶曼望着一桌子辛苦做出来的菜越想越有气。她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珍惜我的劳动呢？他是不是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把我对他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的了？她想自己不是家庭妇女，也工作有收入，他究竟凭什么觉得他有权这样轻视我？就因为我是他的老婆？

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容易乱想。在接完赵江平的电话以后，陶曼一把把手里的筷子扔在桌上，正在玩的孩子被她的举动吓了一跳。

他是不是真的以为我永远都不会生气？永远都不会有意见？

论收入，陶曼是医生，每月白的灰的总要有万把块钱的进账，赵江平不过一个科研院所的小研究员，还是个副的，一个月真正能拿到手的工资连五千都不到！

论家庭贡献，房子是赵江平分没错，可分房时要掏一大笔钱，是陶曼出的。装修房子的钱是陶曼从父母那儿借的。说是借，父母压根也没说过让她还，只说是帮她的。还有家具、装饰、被褥，统统都是陶曼操持的。赵江平没钱，因为他一直读书，那点津贴够他自己的花费就不错了。

陶曼想，那么他凭什么就在这个家里以家长自居？就因为他学历比自己高？一想到学历这个问题陶曼就更转不过弯来了，她想他凭什么觉得一切都那么理所应当毫无愧疚之意啊？

既然他那么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自己又何必自找苦吃把他的利益放在第一。考研的事就这么定了，他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所有的问题让他去解决、他去面对吧！这个人实在是太讨厌了！

## 2

实际上，赵江平是爱陶曼的。她不是他第一个为之心动的女孩，但肯定是最心动的那一个；她不是他第一个恋爱对象，但却是他宝贝一样带回家给父母看的那个人；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她是他的第一个性伴侣！他这一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这就说明了问题。因为实事求是地说，赵江平是个英俊洒脱又有适度幽默感的高级知识分子，套句时髦的话，他对年轻女孩的杀伤指数绝对是五星级！从上中学开始，就不断有女孩向他暗送秋波，尤其是近几年，许多品貌不俗档次很高的姑娘也开始不断给他一些暧昧的暗示，他很得意，但仅止于得意。

爱是需要忠诚的，这一点他有。在心里他承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女人能跟他的妻子陶曼相提并论。但是，得意之余，他未免也有些好奇。

追他的姑娘当中，有一个是他曾经的学生，姓田，长得特别漂亮。那年他正好刚结婚，急需要钱用，就兼职做家教，到一个高干家帮这位千金小姐辅导功课，刚辅导了一个月，这个大胆的女孩就向他表达了爱情。他说自己已经结婚了，可她不信。他勉强辅导了她三个月，这女孩好像被鬼迷住了，无心学习，却一心扑在赵江平身上，给他买她能买到的所有礼物，甚至找到赵江平家里来，弄得陶曼很不高兴，赵江平没法儿，只好不辞而别。

事隔七年之后，这一天赵江平突然接到田姑娘的电话，她激动得语无伦次，好半天赵江平才弄明白她是谁，她说七年来她一直在找赵江平，但是因为赵江平换来换去经过不少单位，所以一直没找到，直到最近，她才在一个网友的帮助下，先得到赵江平老家里的电话，然后通过赵江平的父亲才得到赵江平的电话号码。赵江平一方面惊奇，另一方面也有些感动，于是冲动之下，他答应与这位姑娘见一面。

所以他并没有真的像陶曼以为的那样有饭局跟同事们在一起。他其实是去赴一个年轻女人的约去了。但是他并没有想要出轨的意思，见面纯属好奇、纯属盛情难却。

可是一见面他就后悔了，这姑娘虽然异常漂亮，甚至比当年更多了一种年轻女人的风韵，但她的言谈举止与他心目中的期望大相径庭，她活泼得有些轻浮，浪漫得有些没谱，甚至一上来就抓住赵江平的手问他离婚了没有，似乎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在等待这一天似的。总之这女孩没心没肺得厉害，弄得赵江平对她很是敬而远之，不敢招惹。于是草草聊了几句便找借口回家了。

回家后他斟酌了一下，把这事向陶曼说了，一方面是坦白的意思，适当地表示一下自己没有外心；另一方面也是想炫耀一把，让陶曼紧张紧张，他喜欢看陶曼紧张自己的样子，起码这说明她心里有自己。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他想借机把前一天未能成行的事重来一次，如果小阴谋得逞，他甚至想这可能还会是那非传统的一次。一这么想他忍不住就有了生理反应，他低头看着自己想，男人可真不是好当的！

可是他不知道陶曼正在生他的气，他这时候把这件事说出来纯属火

上浇油。陶曼一通冷嘲热讽就把他的得意全部堵回去了。她说：“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告诉我你现在功成名就了吃香了连年轻小姑娘都开始返过来追你了，好让我加倍小心地为你服务做你的老妈子吗？”

赵江平吃惊地说：“我没这意思。”

陶曼冷笑了一声，好像积怨已久又因怨生恨似的，说话的声音干脆，用词也比较刻薄。

“这有什么可掩饰的？告诉你赵江平，这么多年来我自甘堕落、牺牲自己，把全部心思都用在您身上、用在孩子身上、用在这个家身上，我以为你会念我的好，会看到我的牺牲、会珍惜我的劳动，结果我得到了什么？一手老趼、一副轻慢的态度、同事看不起我、你也看不起我……”

赵江平吃惊地插话说：“我没有……”

陶曼委屈得掉了眼泪，她甚至哽咽难言：“告诉你赵江平，我现在受够了！我再也不愿这样过下去了……”

赵江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知道她连名带姓地连着说了两次“告诉你赵江平”。根据他以往的经验，这一架是非吵不可了。但是他不想跟她吵，他误会了她的意思，以为她只是在吃醋，就笑了一声解释说：“至于吗至于吗？我一句话招来你那么多牢骚？谁不在乎你了？谁敢轻视你呀？”

“就是你！”陶曼怒气冲冲地瞪着他。

赵江平走过来坐到她身边，一副哭笑不得的模样。他觉得她像是借题发挥，不像是就事论事，因为据他了解，陶曼不是那种爱吃醋爱钻牛角尖的人，她这人挺豁达挺开通的。

“你到底怎么了？”

陶曼不想说自己做好了饭他却不过来吃，那不是一次两次了，但这由头太具体、太小，无法提升为道德或者人品等方面的大问题，说出来反而会招他笑话，他一定会说自己太小家子气、太家庭妇女；她也不想告诉他自已正为考研正为自己的未来发愁，作为丈夫他应该细心到自己去发现这些，可他从来就没有注意到。陶曼是那种越气越说不出为什么

气的人，她瞪着赵江平心里什么都想了，可嘴里什么也没说出来，最后她一扭头进卧室不去理他了。

赵江平压根不知道陶曼是怎么想的，只觉得这人有些无理取闹，看她赌气不理人的样子，他也觉无趣，但并不想像结婚以前或结婚之初那样及时地去哄她。他想，要气就气去吧，气完了自然就好了。所以他没理陶曼，甚至一会儿他就忘了陶曼在生气，他逗孩子玩了片刻，就坐在电脑前写一篇论文，一入神，就到了深夜 12 点。

陶曼对此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再不改变现状真的不行了，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在乎自己了。她对赵江平的失望一蹴而就，态度坚决。以至于赵江平钻进被窝，习惯性地伸手搂住她想要亲热一番的时候，她一把就把他推开了。

赵江平在黑暗中生气地看着她说：“你是不是疯了？”

陶曼想，我就是疯了，你怎么样？

赵江平瞪了她一眼，背转身骂了一句：“神经病！”

一听这话，陶曼气结，委屈加上愤怒的眼泪在黑暗中无声地流了下来，她伸出脚猛地一脚把赵江平蹬下地，说：“滚开！”

因为前一晚陶曼的莫名其妙，让赵江平一整天没能好好专心自己的工作。陶曼的性格属于文静偏内向的那一种，而赵江平呢，比较直言快语，喜欢什么事都放在表面上。他琢磨不透她为什么生气，他觉得一个七年前的小插曲不可能激怒她。可她确实是被激怒了，还掉了眼泪？至于这样吗？

晚饭时赵江平刻意推掉室里的饭局想一家三口吃顿饭，缓和一下局面，顺便再向老婆解释一下，他心里根本就看不上那个小姑娘。无论她是不是真为此生了气。

结果陶曼却打电话来说晚饭在她妈那儿吃了，不回来了。赵江平马上就两头落了空。他有些生气，他自己也发现自己对老婆的耐心远没有几年前那么好了，所以他克制了一下内心的不快，想男人嘛，应该大度一些，碰上这样的问题一笑置之好了。于是他按住无奈，一个人上食堂

去吃了两个包子。可能是心里有些不痛快，又加上吃得急了，吃完之后他就觉得胃不舒服。在办公室待了不到十点他就早早地回到家——一般情况下每晚他都要到实验室去工作，基本不到12点不回家。

他一进门就看见陶曼穿着她从来没穿过的一件色彩明媚的睡衣倚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这阵势，赵江平知道她是心存歉意想要补偿他了。他就看了她一眼，带着一种悻悻的表情说：“把老公一个人扔在食堂吃坏了肚子，还有脸穿得这么漂亮看电视？”

陶曼忍不住就笑了，说：“活该，谁让你气我？”

赵江平忘了胃不舒服的事儿，硬挤到陶曼身边坐了：“过去点过去点，没看见赵老师过来了。”

陶曼笑着往旁边挪了挪：“没地方了吗？挤我干吗？”

赵江平坏笑着把下巴放在她的肩头：“孩子睡了？”

“睡了。”

“你洗了？”

“关你什么事？”

“都要睡了，穿这么漂亮干吗？”

“我愿意！”

“好，那我也去洗了。”赵江平说着嬉皮笑脸地起身。

赵江平三下五除二把自己洗了个干干净净，还着意在关键部位多花了些工夫。他出来时陶曼已经钻进被子里睡了，赵江平一眼就发现原本穿在陶曼身上的漂亮睡衣放在她床头的柜子上。他什么也没说就关掉了灯。两个人熟门熟路的配合默契，又加之对前一次事情的补救心理，双方都很努力，赵江平于是就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最大一部分。当然陶曼也没有失望，因为赵江平在头脑并不清醒的情况下一口答应支持她继续深造了。

可是第二天早晨一醒赵江平就变了卦。因为陶曼把自己要考博所必需上的课表摆在了他的面前，那上面清清楚楚地表示，往后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里，陶曼不可能洗衣、不可能做饭、也不可能到姥姥家去接送孩子了。



“谁来干？”赵江平看着她问，“你知道我是很忙的。”

“可是你昨天答应了我！”

赵江平大言不惭地说：“答应是一回事，真正实施是另一回事。我以为你就是心血来潮这么一说，你不会真动了什么心思吧？”他不顾这个头一天给了他极度快乐的人的怒视，继续说：“你想想看嘛，你都35岁了，丢开书本都多少年了？记忆力、判断力、应变力，你哪样能赶得上那些应届毕业生？何必做这些无用功？你不如多花些心思在我和孩子身上，你职称评不上还有我嘛，你踏踏实实做你的正研夫人不也很有成就吗？”

他还想往下说，陶曼生硬地打断了他：“你这人怎么这样？答应的事怎么能不认呢？能不能竞争得过是我的事，你只要把家里这摊事捡起来就行了。你读博的时候我是怎么支持你的？我推三阻四了吗？早知道这样我昨天干吗对你那么迁就啊？”说动气了，陶曼脱口而出：“赵江平你以后再也休想上我的床了！”

赵江平愣了愣，自尊心有些受损地看着陶曼：“原来你昨天的主动都是为了这个？”他冷笑了一下，郁闷地在原地吐了一口气，转面用嘲讽的口气对她说：“我没想到咱们俩已经到了用这种方式来说话的地步了。好，我说过的话算数，家里的事我能做的我一样也不会推托，你想做什么你就做吧。”

陶曼终于松了一口气。

赵江平拿上自己的公文包开门出屋，打开了门之后他才回过头来说：“不过你不要以为我答应你是为了上你的床。我可以不上你的床，但我必需说明一点：这件事对我们俩来说是相互的，你不要总以为是我求着你！”

赵江平啜当一声关上门走了，之后陶曼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老婆的自负让赵江平特别郁闷，他觉得是自己平常太迁就她了，所以她才这么自以为是的。赵江平想，行，既然如此，那就公事公办好了。

之后赵江平带着负气和惩罚的心分担起了他能做到的所有家务，但